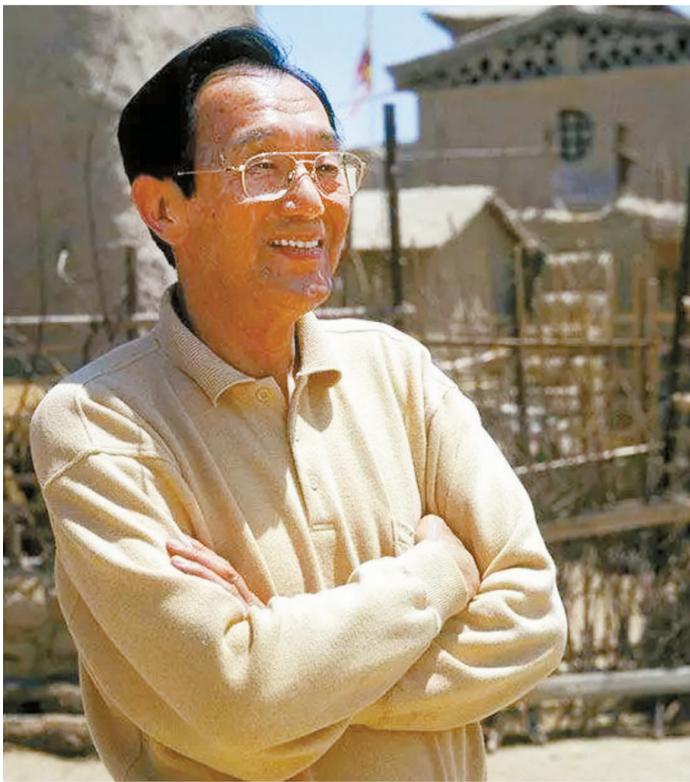




张贤亮和我家的碗 (下)

——张贤亮仙逝十年祭

□ 李唯



张贤亮在自己创办的西部影视城。

有一桩事,我觉得我要是不说,我对不起中国文学史。

那已经不再是张贤亮来我家借碗的那个期间了,我和张贤亮都搬离了我们居住的那个小区,我调到了天津,而张贤亮发达了,他创办了西部影视城,赚了大钱,住进了影视城堡里一栋四合院中。我和张贤亮基本上已不再来往,并且在文学上已开始鄙视张贤亮,我认为他在文学上没落了,他有钱了,他被钱所累,他不再有锋芒,不再有锐利,也不再具有文学的润泽,他在《收获》上发的那个最后的长篇《一亿六》那是个什么玩意儿!他太有钱了,他不敢再写了,他和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如果再继续锋芒再继续尖锐他将会失去什么,他舍不得和不敢失去,所以,文学对于张贤亮,死了!忽有一日,我携眷回宁夏省亲(我的岳父等亲属还在银川),张贤亮让他的妹夫、著名画家、宁夏美协主席张少山来告知我,说他想见我,让我去他的影视城堡一趟。我去了,在他的府邸里见到了他。我那时不知道张贤亮已经病了,离他的死期还有不到一年时间。我和张贤亮见面,寒暄,随后,张贤亮甚至有些迫不及待地说了他见我的主题:他正在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因为这部长篇小说写成了也不能发表,所以他想找个朋友来给他鉴定一下,看他写得行不行?张贤亮认为在他信任的朋友里我同时也是那个有文学鉴赏能力的人,恰好我也回到了银川。张贤亮在宁夏还信任一个人,那就是我的同学杨仁山,当年也是《朔方》的编辑,张贤亮认为杨仁山的文学鉴赏能力和文学修为还要在我之上,杨仁山当年号称宁夏第一编,但杨仁山早已调离了宁夏,此刻不在银川而在杭州。张贤亮给我讲述了小说的基本故事,他说这是一部“社会幻想小说”,可以说是中国有文学以来的第一部,它的大致情节是:一个文化大家,靠创办文化产业发了大财(这听起来像张贤亮自己),这位文化大家有了钱后,他想当一个县的县委书记,来实现他的政治抱负。他成功当上县委书记后,第一件事就是反腐;他上任的第二件事,就是进行机构精简改革。故事波澜壮阔,风起云涌,惊心动魄……张贤亮说他已写了八万多字了,书名他还没想好。我提出,能否让我看一段文字?文学,听故事和看文字的感觉经常是不一样的。我对张贤亮说,我就在

你这儿看,现在就看,就在你的书桌上,在你的电脑上看。

张贤亮犹豫了一会儿,他显然不想让别人看他未完工的作品。最后他说:你来看吧。

我就过去趴在他的旧电脑上,看了差不多有一个小时,看了将近有四万字。

写的真好!张贤亮这部长篇小说能发表出来,真是秒杀文坛上那些写得黏黏糊糊不知所云却能屡屡获奖到处张扬的所谓大家!

这才是我所认识的那个张贤亮!

之后不到一年,张贤亮死了。我很着急,我无比急切地问过当初在张贤亮身边能接触到张贤亮遗物的影视城负责人,我问他:“张贤亮的电脑呢?你最后见到张贤亮的电脑了吗?”她一脸茫然地看着我,反问我:“啥电脑?”是啊,张贤亮逝世,遗留下那么多的财物,你光去看看影视城中的财宝屋(好像就叫财宝

屋吧?),那里,摆放着张贤亮生前收集的各式古家具,光一把椅子,就值十几万,光一个柜子,就值几十万,光一张大床,就值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谁还会注意一台旧电脑呢?

那台电脑,张贤亮的电脑,没有了。那是一部没写完的旷世之作,可惜没有了!

迄今,张贤亮已故十年。十周年了,是要举办一些追悼活动的,据说有关方面已经开始行动,照例会有缅怀文章和追思会什么,我自然会缅怀老友,但现在的追思和缅怀已经成了悼词版,都是成就和道德的堆砌,成就还好说,道德完美到了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步,每个被迫思的人都是道德的高峰,每个被迫思缅怀的人都不是我们在其生前认识的那个活生生的正常人,成了我们完全不认识的人,成了祭礼上纸扎的假人,我不愿意这样去追悼张贤亮,我愿意实在一点地去怀念他,对张贤亮的一生,我的评价是:才华

横溢,毛病不少!贤亮,安息。

李唯 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供职天津电视台。创作长、中、短篇小说《腐败分子潘长水》《暗杀刘青山张子善》《中华民谣》《坐庄》《马义是警察》等多部,获庄重文文学奖、上海年度优秀小说奖、《小说选刊》奖,两次获《小说月报》百花奖、《北京文学》奖,获老舍文学奖提名奖等;创作的电影《黑炮事件》《美丽的大脚》《泥鳅也是鱼》《谁说我不在乎》《我的父亲焦裕禄》等八部,全国上映,个人两次获金鸡奖最佳编剧提名奖、夏衍电影文学奖,作品获金鸡、百花、华表奖最佳故事片奖。创作《跟我的前妻谈恋爱》《坐庄》《黄土地蓝土地》《千钧一发》等电视剧多部,获飞天奖、金鹰奖等。创作话剧《跟我的前妻谈恋爱》《一九七九年的爱情》,获白玉兰奖。影视作品三次获“五个一工程”奖。个人获德艺双馨奖。



白鹭 (组诗)

□ 梁永利

残荷

我出自淤泥,没有香气可染藕,盘根的时候,淤泥养着连片枯叶。曾经亭亭的影子断成多节,倒贴水面白鹭很潦草,来写生的人也是一丁点的绿,随意涂抹直到冬天

车过五指山

环岛路上。东边的人留下石牙西边的人锯开古树捉迷的金童玉女双手抓住的椰果,看不到指头

黎母的头发表拂,云片如叶飘落万泉河畔,跳竹竿舞的客人缓吃一碟石螺

深山留下飞出,我以车入盘两句台词可窥探景区的幌子“踏进雨林无雨,讲诗意的人无诗”

白鹭

红树林梢,白鹭当浮云无风,一群小鱼用腥味威胁它

倒影已经破碎,它的长脚伸出来如白袍道士,划了几画岸边的少女突然失声大哭

白鹭不当浮云了。拍拍翅膀落下一支羽毛

后来

后来,她画了无数影子,五颜六色像她的书房,也像她失恋的梦闹钟在生日那天,停止转动

哭一场是多么难得,那天她遇见一条透明的青鳞鱼,跳在沙滩她真的哭了,泪流成黑色该死的蚂蚁来了一队,喜欢她的悲伤

落日给乌云几朵光。她忘记西海一边退潮一边褪色,小花裙无法拒绝腥味红榄树长得狂野,已高过心田鸥鸟告诉她,台风将至,筑巢吧!

梁永利 中国作协会员。作品见于《诗刊》《星星》等100多家刊物,并多次获奖。出版诗集《海的欲望》等5部。



想象的人 (组诗)

□ 林混

松了一口气

一只挂在树上的气球使足了劲想停下来几次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左甩一下右甩一下一甩就是一个下午

我于心不忍取了下来放在我的书桌上看着它红彤彤的脸庞松了一口气

下扬州

我怀揣人民币全神全意下扬州我站在御码头上和群众打成一片看好多月亮交相辉映一片天光水色我叹了一口气二十四桥明月夜就像一个美人魅力四射

我的眼睛不忍离去不忍离去我严以律己坚定信念从固原来到固原去这一年我离开了扬州

被我想象的人

被我想象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担心自问我就有些虚空我就有些脆弱我想象着想象着啊让我正经些让我气质些当我谈笑风生的时候把这虚空脆弱穿肠而过排泄一样远远的去吧让我在想象中心花怒放

林混 出版诗集《幸福生活》《论雨后》等。



妈的记忆

□ 张建春

窗外的雪光照亮了房间。妈尽管蹑手蹑脚走到我的床前,我还是从睡梦中惊醒了。

妈一头银发在夜的雪光下格外醒目,我眯缝着眼睛看着妈的一举一动。妈俯下身子掖了我的被子,在床边坐了下来。妈的手在我的背脊上轻轻地拍着,嘴里还“哦,哦,哦”地打着节拍。

我一动不动,我明白妈是在哄我入睡呢。

妈穿着单衣,隔着被子我感到了妈的寒意。我激愣地动了一下,妈拍我后背的手加快了节奏,“哦,哦,哦”的声音却变低、拖沓了。我调整呼吸,将呼吸调得匀称,并故意发出甜甜的鼾声。

妈停止了手上的动作,“哦,哦”的催眠声也停止了,我看到妈的嘴唇在蠕动,妈在自言自语,可我听不出在说什么。

妈又掖了掖我床头的被子,转身到床尾,将拖下的被子打了个折压了再压。

妈不放心地走了,雪光一缕缕打湿了微睁的眼睛。

这已不是第一次,连续好几天都是这样,有时一夜一次,有时一夜里数次。

为这事我和妈说过,我睡眠难,妈的举动影响了我的睡眠。妈很是

意外,妈不承认,她说自己夜夜睡得沉,一直都在做梦。妈反过来说我吵,说我冤枉了她,她知儿子辛苦,怎会夜里去吵醒儿子呢?妈振振有词。

我无言以对,只能苦笑。

妈快九十岁了,几年前得了阿尔茨海默症,过去的事记得清清楚楚,而眼前发生的事转眼就忘,端起碗说吃过了,放下碗说没吃,令人心酸。

妈是苦了一辈子的人,把我们养大,把一家子安排得周周正正。

早晨,妈比我起得早,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脸的茫然。

我无话找话,说起晚上妈给我掖被子的事,妈像是脑子被激活了。妈叨叨絮絮,说:不老实,三岁,大冬天蹬被子。尽管妈断断续续的说,我还是理出了个头绪,是说我三岁时睡觉不老实,爱蹬被子。这事妈忘不掉,刻在记忆深处。

我说:妈,我现在长大了,孙子都满地跑,不蹬被子了。

妈痴痴地笑了,说:不蹬好,不蹬好。

我心里明白,没用的,妈很快就会忘了。天空又飘起了雪花,妈看着窗外,像是对我又像是对雪花说:大雪,房子受不了,老牛,儿子,冷坏了,冷坏了。

妈说的应该是多少年前,一场大雪让妈提心吊胆,怕雪压垮了房子,怕雪天倒老牛,怕儿子冻坏了。妈说过,一年大雪,我贪玩,手指冻僵了,像透明的红萝卜,妈吓坏了,烟在怀里,先隔衣,再贴身,烟了小半天才保住了我的手。

再一个夜晚,妈又立在了我的床前,借着窗外飘来的月光,几乎是凑在我的脸上看着我。目光柔和地在我的脸上走动,妈的鼻息触摸着我,我差点忍不住睁开了眼睛。

妈对着我看了又看,似乎是看满足了,才伸出双手掖紧我的被子。

我悄悄睁开眼睛,妈弯着腰,手伸向我的头发,却又收回了,三番五次的,妈是怕把我吵醒了。

妈一步一回头的向回走,我不自觉地手从被窝里伸了出来。妈竟看到了,妈少有的敏捷,转过身来,抓住我的手向被窝里塞去。我听到妈叹息了一声:唉,离开妈怎行?妈看着,看着儿子哦。

妈在我的床前坐了下来,一只手压着被角,一只手在我的背上拍:哦,哦,哦,睡吧,哦,哦,睡吧……这次我明白,妈在唱一支古老的摇篮曲。

我陡地想掀开被子抱抱妈,但又想享受这份几十年前的温情,最

终还是将眼睛紧紧地闭牢,让泪在眼眶里打转……

妈走后,我随之进入了梦乡,我延续了一个梦,三岁时,妈坐在我的床头,对着昏暗的灯光,缝缝补补,我不老实,一时将手伸出被子,一时将被子蹬了,妈不厌其烦,盖好我的手,又压实我的双脚。妈把针在头上“当了又当”,灯光太暗,妈轻轻地叫了一声,妈的手指被针刺破了,血好红、好红。

之后的日子,我在临睡前,总是在房间里留盏夜灯,灯是留给妈的,妈晚上来给我盖被子从来不开灯。不过,我再也没在半夜里醒过,睡得很熟很熟,但我知道,妈夜里来过,用她的目光在我的脸上搓揉,用她的一双老手挡住侵入我被窝的风……

张建春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诗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出版散文集《向阳草暖》等。曾获安徽省社科奖(文学类)、中国微型小说年度奖等。

小小说



画苑

渔女三姐妹 (国画)

宋维成作品